

从被埋没的昆曲清唱论著：刘富梁的《歌曲指程》(1930)谈起

刘有恒

刘有恒《天禄阁曲谈》天禄阁曲谱附文，台北

-

吉林永衡印书局 1930 年出版的《歌曲指程》。是集成曲谱的主编刘富梁着，刘富梁与其文字助理王季烈编成集成曲谱，而由王季烈主持选政，即选出哪些折子戏应编入，而由刘富梁主编总其事，俱详载于刘富梁于曲谱末的跋文里所叙述。

但集成曲谱编成后，王季烈于拿去出版时，予以改头换面，将刘富梁原编内容大加改换，把自己的名字列在首，好似成了主编，而再把自己不成熟的一些曲谈分插入于各集之首，以猎名。并以其薄见乱改刘富梁的订谱，对外宣称是更改原谱不合格律之处

（此即不明原委者所写台湾版昆曲辞典的刘富梁传内所述：『然经王季烈校订，凡认为不合格律处，多有改动』，以把刘富梁踩在脚下，卖友求荣。

此事为刘富梁所气煞，而事后刘富梁对于被王季烈乱涂改以致不合格律处处的集成曲谱视如弃履，至曲会演唱只用原先他认为错误不合格律很多的俗谱，如六也等，因为还比被王季烈乱涂改后的集成曲谱合格律些，此即后日写传者所说：『后夙叔每于歌坛喜用《六也》而弃《集成》谱于不顾』的真正原因。作传者倒果为因，说刘富梁依俗谱，而王季烈改正俗谱，但从刘富梁的集成曲谱末的跋文，就讲得很清楚了，他是恨俗谱的不合律，才编成了以改正俗谱唱腔的错误以合律为宗旨的集成曲谱的。

刘富梁在跋文里指出：『子弟度曲，但凭伶工之传授，奉俗谱为秘籍。即如近时坊印《遏云阁》《六也》《粹存》等谱，无虑

十数种。欲求其辨别宫调，分析阴阳者，卒不一覩。况又脱文破句，所在多有。沿伪袭谬，信为当然。诸谱比较，则《遏云阁》尚存典型，《道和》次之，余均等诸自郅而下也，疵谬尤甚。若《题画》引子与《扫红》尾声，不知句读，不明板式，足征其不识谱理。诂意苏沪之间，靡然风从，咸归一辙，殊可哂也。．．．．盖谓俗谱风行，淆讹满纸，矩矱云亡，标准无的。学者未窥蹊径，必致迷误歧途。恐遗型失坠，元音亦随之沦亡。同辈责余以勘纠之任』，

于是在众曲友支持之下，由这位被吴梅赞为叶堂后第一人的刘富梁，司昔谱的错腔的『勘纠』之责，而昆曲辞典的作者却颠黑为白，反而说是刘富梁依俗谱，于是王季烈改正了俗谱之错，但经现今台北出版的集粹曲谱，检视市面上的集成曲谱的王季烈改腔本，反而一大堆都是王季烈改抄殷滢深戏工之本，或改戏工之本反而致误之处，而事实上，昆曲辞典的作者的信口雌黄，其目的何在，一见其意欲打压追杀刘富梁于没世，以张王季烈氛焰于万代，即知出自于奉王季烈为始祖的主腔伪说同侪之手。因为颠倒事实的台湾版昆曲辞典里的胡言，以致反而成了扬小人而抑正人的谤史。

刘富梁又着有《歌曲指程》一书，未见。而吴新雷略记是：『吉林永衡印书局 1930 年出版。．．他把对昆曲唱法的研究心得写成此书。论及四声、五音，又揭示《度曲十病》、《度曲八法》、《学曲六戒》，并论列了《南北宫调说》、《头腹尾论》、《红黑板说》、《五音四呼说》和《鼻口闭口音说》等篇』。但吴新雷于文中指『刘富梁曾协助王季烈编辑集成曲谱』，显然是因为没有去读集成曲谱末的刘富梁的跋文里『同辈责余以勘纠之任，君九（王季烈）允任助理，主持选政。余则专司校订之责』，而未加查证，

刘富梁才是主集成曲谱的『勘纠』错腔的订谱者，王季烈只是个『助理』，而助理的是相当于现今的文字编辑，搞选政，即，选哪些折子要编入此曲谱内，及剧本的整理的剧本文字之业；而反而却是把偏听的谎言假语写进其作，昆坛之作，街头谰言都可以成为金石之重的著作，实足可叹。

（刘有恒，天禄阁曲谈，天禄阁曲谱附文，台北）

厦门大学图书馆